

烟火里的生存智慧

——品读《丹水词典》有感

■唐煜琳

《丹水词典》是普玄老师的全新力作，也是我读过的首部“以方言为切口、以词典体为结构”的非虚构作品。

我读着里面的故事，时而笑了，时而莫名感动。我把书正着读，反着读，隔两天再重读几章。书中似乎有一层弥漫的东西，似乎从哪都可以读，怎么读都不厌，尤其是《元气》和《兑水》两章，于我别有一种魔力。

先说《元气》。品读普玄老师的作品，我得出了——一种阅读直觉和经验。元气不单是人们熟知的体力，各行各业的人，应当都有自己的元气要“守”。譬如写作者。很多作家老师曾说，写作和挖地种菜一样，都是力气活。一是作家和农民一样，不要怀有优越感；二是写作需效仿农人耕种，踏踏实实，不可好高骛远。但今日看了普玄老师的书，我忽觉这话应当还有第三层含义：守静与寡言。

创作者的元气，不在于使出多大的蛮力，而在于心气。心气浩荡，文章格局自会开阔；心气充盈，文字便有奔涌之势。反之，心气涣散单薄，文字便会如同煮烂的面叶，瘫软稀碎。所以，写作者守静，和工人守护身体的元气同等重要。唯有安守静境，精力与心气才会向内收拢，在心底、脑海深处扎根。所谓寡言，便是不轻易泄去心气。

守元气，喝开水，这是我从《丹水词典》读出的两大生存智慧。可水该如何喝？“兑水”又蕴含怎样的道理？

“兑水大体上是指一个人拿着开水瓶朝杯子里或碗里倒的这一套动作。”这套简单动作藏着几多深意，坦白说，我如今只读懂一半。这一半，便藏在文末蔡铁匠的一番话里：“打铁的窍门在哪儿？再硬的铁，它总怕炉火，炉火要旺，要几百度、一千度，铁就变软了，也会变成铁水，这时候你想要什么形状就是什么形状，这就是金生水。还有一种金生水，秋天是金，冬天是水，

一个生一个；你要长力气，你得找到生你的东西。”

此处为什么会用“生”而不是其他的字？我以为“生”字，正是第一眼便告诉人们，这是一种“软的”“静的”“稳的”柔力，绝非“硬的”“猛的”“急的”蛮力。而“找到生你的东西”，也道出一层要义：铁匠以烈火锻铁，以饮水养身，让体内元气生生不息。可创作者不必去烧炉打铁，那我们又该如何寻得滋养自己的事物？

我学着像蔡铁匠教王建坝兑水那样，好好喝开水。喝两口，静静思索；再喝两口，细细回味。滚烫的开水要稍作等候，小口啜饮，谨防烫伤；温热的开水也要慢饮，切莫呛咳……望着杯中袅袅升腾的水汽，心中豁然通透：水中藏气，气中含水，水是有形之气，气是无形之水。

弥漫漫漫的水汽扑满我的脸，蒙住我的眼镜。我好像忽然读懂书里那层“弥漫漫漫”的东西了。我仿佛站在丹江口大坝施工一年后，人们截流的坡上；仿佛亲耳听到长江溃口时那地动山摇的轰鸣。我还感到那因筑坝蓄水使乡民化为移民、又困扰大柴湖移民多年的水，此刻正从书中漫到了我的脚边……

我将杯中温水一饮而尽，袅袅水汽缓缓消散、归于平和。蔡铁匠所言不虚：人要寻得滋养自身的本源力量，让元气与水汽相融相济。筑坝拦水、挑土固堤、烈火熔铁、水汽升腾，世间种种成事之道，皆是调和之理。调和从不是硬碰硬的对抗，也不是无底线的妥协，而是刚柔并济、张弛有度，是人与自然、人与万物的共生共息、相互成全。

我再次翻开《丹水词典》继续阅读。这本书不只是一段历史的客观记录，是一位真诚的生命体验者半生沉淀的感悟，更是库区移民代代相传的生存智慧。倘若要找一样事物来比喻这本书，我想，那便是一杯白开水。大口饮下也好，慢慢细品也罢，皆能有所收获。

（作者系湖北省作协会员）

墨痕深处父爱浓

■毛士文

汉语是世界上公认最难习得的语言，而汉字，是汉语的根与魂。汉字方正端直，象征着中国人的立身品格，时刻教诲我们执笔守正、做人坦荡。横竖撇捺交织组合，成就万千汉字，每一个字形里，都沉淀着中华民族千年的生活智慧与文化底蕴。

我的语文之路，始于写字。我的父亲是一名民办教师，扎根乡村教书育人，严谨尽责，在我心中始终严肃庄重。我读小学一年级时，每晚都有抄写生字的任务，白日所学的汉字，往往要反复抄写数遍。彼时我的字迹虽不算潦草，却松散随意，欠缺工整端正。一个夜晚，父亲外出归来，略带微醺。他俯身翻看我的练字本，轻声说道：“来，我教你写。”他贴着我的后背，用宽厚温暖的大手稳稳握住我的小手。那一刻，我感受到无比沉稳的力量，一撇一捺，横平竖直，笔笔有力、字字端正。

正是父亲这一次手把手的悉心教导，让我对写字豁然开窍。自此以后，我的字迹日渐工整端方。多年过去，我依旧偏爱楷书，这份端正执笔、认真做事的习惯，皆源于父亲的言传身教。

十六岁那年，我踏入师范校园。告别繁重的中学课业，第一个寒假来临，我满心欢喜，以为可以卸下重担、肆意放松。可没过几日，父亲便带回一沓装订整齐的白纸和一本毛笔字帖，郑重交代：“这是你的寒假作业，每日两张，我每晚检查。”年少的我满心不愿意，却深知父亲严苛认真的秉性，只能默默遵从。无论多么向往嬉戏玩乐，我都能静下心来，伏案临摹、潜心练字。那年冬天格外凛冽，寒风直钻骨缝，每逢天晴日出，我便立刻搬桌挪凳，借着暖阳伏案书写。整个假期，除却除夕、春节短暂休憩，我整整写完了六十张毛笔字。刺骨的寒冬，也为我留下了一枚专属的成长印记：长期握笔练字，我的右手无名指生出冻疮，愈合后留下一道永久的伤疤。

年少不解严父苦心，只觉练字枯燥辛苦。历经岁月沉淀，我才满心庆幸当初的坚持。日复一日的笔墨打磨，沉淀了我的文字功底，磨炼了我的心性定力。父亲于无声处，在我心底种下了终身学习、持之以恒的种子。步入工作岗位后，我愈发明白：练字，练的是笔墨功底，更是专注、耐心与坚守。一个人的学习能力，终将决定他的眼界格局与成事底气。

为人父后，我将这份笔墨热爱与求学初心代代相传。儿子读小学时，我常在傍晚带他出门散步。街边的店铺招牌、沿街的标准语展板，皆是鲜活生动的语文课堂。行走途中，我引导他认读各类文字，遇有生疏字词，便逐一讲解、耐心教导。返程之时，我特意原路折返，让他再次巩固认读。日积月累，孩子的识字量稳步增长，语感悄然养成。孩子初次写作时，面对以“春天”为题的作文，他急得抓耳挠腮、无从下笔。我没有空谈写作技巧，而是趁着春寒料峭，带他走进校园，看柳枝抽芽、草木破土，听林间鸟鸣、春风低语……眼有所观、耳有所闻、心有所感，方能笔有所写。亲身观察体悟后，孩子灵感迸发，写下了人生第一篇习作《找春天》。

时光不语，岁月有成。如今儿子已然成年，大学毕业后顺利考取选调生，历经笔试、面试层层考验，成功扎根基层、服务乡土。这便是文字浸润的力量，是知识滋养的成长，更是家风文脉最温暖、最有力的传承。

回望半生求学从教路，我终有深切体悟：字如其人，字正心正，人生如字，字映人生。横平竖直写好中国字，清清白白守好赤子心，堂堂正正做好中国人。生逢盛世，我辈当执笔墨、传文脉，坚守文字初心，深耕传统文化，让千年汉字风骨绵延不绝，让华夏文明薪火相传。

（作者单位：十堰市郧阳区第一中学）



留守在 马栏河畔的白鹭

（外一首）

■周海波

秋寒落在半岛湾的河面上
秋风铺开远行的旅程
十里江湾的湖心岛上
白鹭们开始列队向南，向南！
有些白鹭选择留下来
留在马栏河畔
留在南水北调的源头

从马栏河到汉江到长江
每一次长途飞行
都是命运的重组
每一次奔向光和温暖的方向
都是生命的重生
此刻，你光洁的羽毛
依然掠过碧波荡漾的水面
留白，在空旷的山野和蔚蓝的天空
惊呼，在云水之间一遍遍回响

黄昏缄默，落霞满天
岁月的创伤沉淀心底
你收拢漂泊的翅膀
但羽翼从未想过停止飞翔
迁徙，是生存的姿态
停下，是生命的厚度
在草木枯黄的浅滩上
站成一行孤独的诗句
在深冬的风里
盛开一朵朵洁白的雪莲

此心安处是故乡啊
留守在马栏河畔的白鹭
坚守一个冰冷的季节
为北归的孩子
守住一个温暖的家

晨 雾

披一袭薄纱，在群山之巅
昨夜未敢擦拭的泪水
打湿每一片森林
素颜的爱人
睡在比黑夜更深的光晕里
酣畅淋漓的梦，紧紧抱住
不愿醒来的自己

风安抚着夜的躁动
薄雾聆听着山的低语
草木轻寒，原野静谧
在太阳到来之前，不要去猜测
脆弱而胆小的孩子
有太多的迷茫、私语和不愿喊出的疼

一场阴翳，能绵延多长的雨季
一次回眸，能挽留多少的爱情
背影远去，只留一缕寒凉思绪
黎明把悲欢轻轻掩埋
轮回之间，谁也无法逃避
宿命的沉寂

朝阳告诉我，要强装笑颜
感激生命吧！
轻纱褪去之后，请允许我
再一次淡妆出镜
（作者系十堰市作协会员）

欢迎投稿 邮箱 sywbzw@163.com